記跋辨傳

gift

艮翁集 十二

論奏

共十二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記

跋

辨

日食辨

傳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記

四仙亭重修記

仙未嘗不在世安期生楚漢間策士耳以採藥東海上得冒神仙之名我東所謂永郎述郎之徒亦新羅時風月郎之類而以題名於三日浦至今稱爲古仙人使後人匹之噫其可笑也然人非能仙其地而地能仙其人則可不名其地曰仙窟山曰仙岑水曰仙湖歟一過而題名猶稱爲仙人況宰其土而管領山水者歟況卽其地而經營亭榭者歟李戻趾光少宦

爲吏以廉謹稱及守高城郡三日浦在郡治之五里浦上舊有四仙亭乙巳春爲大風所吹倒是年夏李矦卽修而新之軒楹丹艧侈於前觀明年不佞適佩鄰符一往游之居無何李矦走一价請記其事不佞應之曰噫是浦之景宜爲李矦之所深愛也浦之距海跬步耳距金剛亦十餘里而近人之游是浦者不知有海焉豈以海之潏狂怒險不如浦之澄明瀅蕩可狎玩而娛嬉歟又不知有金剛焉豈以金剛之奮騰恠詭不如浦左右諸峯娟妙窈深可怡悅而會心歟白鷗羣浴與舟並流舟近而不知避蒼松離立踈

影在沙客至而得其蔭李侯樂易豈悌人也爲治不爲卓絕詭異之政而吏民安近焉何其性情之與是浦相得而甚似也神仙無慾者也廉吏爲近之安知後人不以李侯並稱爲五仙亭歟不倦嘗再登是亭今又爲記文載名其上倘以是得忝爲六仙則又豈非不倦之幸歟

望嶽亭記

東海之山以奇詭絕特稱者楓嶽爲最邑於楓嶽之下者數三郡而高城最近然遠者猶或望見而最近者顧不得望嶽焉則雖理所不當然亦不能無是理

者盖有所蔽焉高城治事之所曰九霞堂堂之東有
數畝之地獨可以望嶽焉古有大松盤屈人至其下
掃地而坐喜見翠黛之親人也庚子歲松爲大風所
拔李侯復永始置小亭於其地結搆未及牢又爲大
風所仆其後李侯趾光繼至益恨松與亭之並無無
以庇蔭人坐卧於望嶽無賴也適歲飢民困不遑暇
及踰年乙巳西成告稔公私有餘力乃於丙午春置
亭如故朝夕登臨楓嶽奇秀之色皆在几案之間而
松石雲霞之氣可攬結也李侯大喜走一簡請記其
事於余余復之曰嗟乎豈不善哉山水之樂與吏事

相妨故古人以飲酒游山戒之而優於治郡者不然峴山輕裘之游至今稱美烏在治吏之不愛山也高城山水窟也李侯宴飫觀而屬饜也猶以楓嶽之不能常目爲恨汲汲於此李侯其優於治郡者歟楓嶽有內外內則吾州外則高城古人有分華山一半而居者吾輩何羨乎不佞將理一節一屐穿摩訶行過榆岾抵望嶽亭而止宿焉姑爲亭記以留後約

龍華亭記

前月余過狼縣主人李侯爲余道龍華亭之勝余時奔問 國械未暇游覽見星而行山川黝黑亭在路

傷莫辨其處但聞長江流轉之聲遇峽而鬭怒過灘
而幽咽時見山影顚倒入水蕩漾如淡畫霏䒥依俙
可覔則輒意亭在乎是不于東涯必西澨也既踰月
李侯以所自爲郎偉之文及他賓客過者所爲詩若
記投示於余曰亭之勝賞其槩如此子盍恵之一言
余受而卒業進使者而復之以言曰前日余所意之
者今以詩文考之則果是也然前之意之者非眞境
特一夢耳今之詩文亦非眞境特一畫耳使余說疇
昔之夢模前人之畫則豈不愈遠於眞境乎然山水
余性也風帆沙鳥余樂也今以詩文之所記載者俯

而讀仰而思悄然長望杳然神逞則所性所樂存焉
又奚論眞與夢盡也亭之上龍華山也下則牲江也
皆從金剛而下東湊爲此勝而余方爲金剛山主又
喜吾州之餘能波及於人也李侯欲以此自多則金
剛固大方家也得無見笑於余耶然吾州雖有金剛
余衰老且病足跡歲一再至又不能久留賞翫況暇
爲亭觀之勝以待後人之登覽乎李侯以薄縣殘廩
選勝置亭忘其功費朱墨餘閒肩輿日至課儒講武
興勸一邑意地之勝無大小優劣在人用之如何李
侯能用龍華而余不能用金剛余當自媿又何暇笑

人乎哉永州之鈷鉧潭西小丘顯名於後世以人非以地也余又賀龍華之遭遇也李侯名趾采韓山人也丙午八月下澣淮陽太守李獻慶記

遊艮溪記

艮翁莅淮之踰年來遊於泗東溪石之上白石盤陀明可鑑人淸川奔瀉鋪流其上錚錚有環珮聲下墜于潭汹汹有鐘皷聲水石之勝與金剛之眞珠潭相伯仲在村庄坦夷之途無崖險登陟之勞人之適是溪者怡然曠懷竟日忘歸則又非眞珠潭之所可比也溪舊無名傍有大石人立好事者劖爲佛像謂之

佛巖佛非吾徒不足名翁乃命之曰艮溪客問其義翁曰昔柳子厚以其愚名愚溪余以艮翁游是溪名艮溪不亦宜乎客曰艮止也取象於山故易曰兼山艮水以流動故爲智者所樂亦名爲艮其有說乎翁曰有說焉夫山止而不動者也有時乎動則能興雲雨以利民物水流而不止者也有時乎止則滙爲湖澤以育魚鱉水不止則魚不聚理不靜則民不懷余方爲吏於茲欲靜以爲理者也故因名溪之義兼寓理道焉且流而爲溪止而爲澤各適其時抑亦似君子之道乎仍歌而竟之曰艮溪之流兮被石淪漣艮

溪之上兮有潨潛鱗知魚樂者惠莊之倫知余樂者
更是何人

晩漁亭記

漁賤者之業其事清其跡閒其所處又在江湖洲渚
之間風雲雪月之交蓼蘆之與隱鷗鷺之與侶故士
大夫之賢者往往樂而寓興焉然士大夫之少也固
有志於斯世不暇以爲必衰晩乃可此三浦晩漁亭
之所以名也亭之主人曰權君仲範以相門之冑中
歲科顯宦世其家業而卜不遂陸沈於郎署郡符之
間一日棄家去游於三浦之上既爲之亭又買小艇

肩一簑手一竿從漁者嬉焉江上有一漁父過而笑之曰子奚漁之晩也我生長於水十歲學爲鉤十二三能乘舟十四五卽能弄潮投網于今七十餘矣天下之善漁者莫我若也今子老而來晩而學焉寧能得魚者乎君曰漁亦有術乎漁父曰有鉤太曲不可太直不可鉤雖中度餌不良魚不食然惟我能之他人雖學爲鉤餌終莫能得我巧也又有道焉能無懼而已嘗大水瀰茫衝風激浪舟人惶惑戰掉不能自返者不可勝數惟我能拏舟而入履層濤如衽席鉤出數丈之餇於千尋之淵岸上觀者驚以爲河伯其

危甚矣我以無懼得之此非有道者乎然亦有時焉
魚之性春而上秋而下上也汕於下魚不可得下也
笱於上魚不可得我則時之所以得魚也君異其言
欲與之語漁父不顧鼓枻而去不知所如君以告其
友其友曰噫漁父賢者也其曰巧者巧宦者似之喩
子之不能然也其曰無懼者名利之塗多危懼而子
遠之故以喩之其曰時者喩子之不偶於時也其諷
之矣君乃歎曰漁父知我哉仍爲之歌曰漁之曉兮
頭已蕭皓兮漁亦有道兮恨我之不蚤悟兮歌竟屬
其友記之以文其友誰艮翁老人也忘其姓名

龜岡書院講堂記

我東近日出之域於五德屬木於四序屬春是宜文明之運先於四方而反後於中華何也豈以地理有偏全風氣有蚤暮三光五嶽之精散而不聚歟以中華言之則自五帝三王歷秦漢晋隋唐宋文質幾統矣理亂幾局矣我東猶尚顓蒙其俗咿嗢其語檀君神焉而缺於文字箕子聖焉而闕於傳紀唐之晩始得崔孤雲元之季始得益齋先生靡二賢我東其終於天荒乎然孤雲北學中原頗尚笠敎惟益齋先生以間世豪傑之才得六經聖人之道德行聞於華夷

功烈見於危亂筆削之例暗合於紫陽闢異之旨客傳於二程當元朝議置征東省於我東也演九經之義投都堂之書終使三韓之民得免左衽之俗其有功於東方豈居夷吾下哉且其文章渾厚慱大清遒雅健固已振衰世之陋追作者之古而西聘川蜀南游吳楚極山川瓌壯之觀又長一格而增倍價矣是以先生之名振於天下中國學士莫之或先姚遂閻復元明善趙孟頫諸人皆爲紵縞之交北村湯先生亦元朝名學士也贊先生畫像曰爲人之宗爲儒之通於學則充於道則隆牧隱李先生撰行狀曰正大

高明之學東人仰之若泰山北斗又曰東方學文之士袪其靡陋而稍爾雅皆先生化之也由兹以譚道德事功文章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先生實兼之而倡起斯文啓佑我　聖朝儒化使羣賢代盛於濂洛偏邦匹美於趙宋則孰知麗季之降先生猶周末之現奎宿耶先生生於松京仕於松京故松京之傍郡金川建院以祀先生我　肅宗十五年己巳嶠南章甫颺言于衆曰我東以偏隅而名小中華者何故咸曰父師教條之化而亦惟先生興起之功乎惟我嶠南自羅麗以還以騷墨立名字者雖亦千里出一士百

年推一儒而六經之學蔑之聞焉今也丕變之俗家絃戶誦非程朱不師非周孔不法蔚然爲鄒魯之鄉者何故咸曰圃隱冶隱之派而亦惟先生疏導之力乎然則自偏隅而中華自中華而鄒魯不翅齊一變至魯而顧我嶠南獨無報祀其賜者乎況雞林實先生之貫而采也祠焉可已也咸曰諾於是龜岡叶吉院宇隆成以越明年庚午九月妥先生之祠板而祭之先生之後孫明徵南走數百里得先生遺像於湖西宗人覃慶家摸寫以歸揭虔祠中四方來觀者大龢會相慶于後百年至今己酉李斯文守品甫自雞

林來京師請記其事於完山李獻慶且請扁額之號獻慶曰噫先生東人之先師也於贊揚先師乎何辭而抑不佞老禿翁耳髦言不足以華奈何屢辭請益懇卒叙其顛末爲記名其廟曰文始堂曰覲醉東西齋曰時述曰是遵門曰宗仰顧名而思庶幾得其義哉字邑亦先生之後裔云

虎溪祠講堂記

有權生德煥者來自鷄林訪艮翁李獻慶於京師告以虎溪祠成請爲文記其事獻慶問曰所爲祠者誰歟生曰吾先祖梅窩公有功德可世祀不忍以親盡

而咨子孫議立別廟於虎溪未幾嶺左諸郡人士合
辭言曰公竹林先生之旁裔龜峯先生之從子也以
兩先生之節義學行胚胎於先薰陶於後則公之挺
生特行固宜異夫人而龍蛇兵禍先刳我嶺南微公
汞川之戰兄江之捷火旺之守或奮擊以殲之或機
計以誘之或聲勢以刼之使彼乘我無備空國而來
如擣虛拉朽方羊陸梁莫敢誰何之賊一朝大衂狼
狽奔北伏屍流血南𨗳于釜山數百里不絶嶺左數
十諸郡出於膏火湯燖之中復父其父復子其子環
堵以居饘粥如舊生長抱哺數百年蕃息則我嶺南

豈得爲今日之嶺南哉我嶺南之人雖使家香火而
戶尸祝猶未足以報公功德之萬一今使其祀止於
子孫之私爲廟而已則我嶺南之人世思不忘之義
胡太薄哉咸曰然則因其子孫之私而公諸一路庶
幾兩得之哉於是稍廣其廟宇堂壇廊廡而大之廟
成而祀遠近咸會咨嗟懷仰如慕如悲是知遺澤之
深而人情之同也若乃紫玉聳其西德溪繞其北叢
篁排晝澄瀾漾錦踈雲遠暎淡月孤流足以娛英靈
之來往挹高風於緬邈此又虎溪祠之勝槩也獻慶
曰噫祠固不可已而記又烏可辭也不佞嘗爲竹林

龜峯祝蝦之詞又爲竹林立傳今聞梅窩公其蹟甚
偉何其一門之多賢也龜峯乃晦門之高弟公之問
學固有淵源早以文藝得名以騈儷之文擢占丙科
卒以失格見援遭時板蕩起兵草野倡義討賊以軍
功屢授武職仍以武科出身佩墨綬宰百里又忤時
貴見黜年亦不永志業未究嗟乎惜哉然公以一介
書生忠義奮發捐軀命冒萬死討君父之讐救生靈
之命至今功烈赫赫民皆志之可不謂龜峯之學有
傳而竹林名節有繼耶不佞年踰七十今去虎溪祠
千里而遥何由致此身於其間搴蘋藻而薦誠覽山

川而起感以寫百載傾慕之懷耶姑爲之記托名姓於堂楣

跋

趙氏家藏詩帖跋

物以至寶稱者往往爲鬼神異物所奪之去而其爲寶也可顯而不可晦則終必復出於世方其奪之去也如六丁取王知遠之秘籙江神取黃魯直之草書而及其復出於世也如荊璧之出於河古鼎之出於泗珊瑚夜光之出於海其理有不可誣者越在我
仁祖孝宗之間龍洲趙先生以名德文章服一世其

出宰於嶺邑及爲日本副价也以詩謌而餞之者無慮累百篇皆出於其時名公鉅卿文人才士之手蔚乎其黼繪陳勃乎其龍蛇鬪是其精神光姙必有透纖滕貫扂甍爲鬼神異物所駭矚而朵頤者矣先生歿後九十有餘歲壬申之夏抱州大水山崩潰决濤沙洞然趙氏之居於抱者或漂其一畝之宮罍之餞詩一帖敬櫝而珍藏之者亦失於狂漂迅沫之間莫知其所往既踰月臨湍之漁人得是帖於水落沙出之後先生之玄孫字季溫今爲弘文館學士者聞人所傳說西走二百里如湍之上而帖果是也持歸于

家季溫之大人直長公驚喜不自勝立求善手洗濯而粧糊之分爲兩大帖而藏之噫嘻其亦異乎哉漂而失之也若或奪之激而出之也若或返之不與王之秘籙黃之草書同藏於天寥海濤之中而得與荊璧古磬珊瑚夜光復出爲斯世之光華倘非所謂可顯而不可晦者歟且試論之先生道成乎丘壑而功著乎夷險正氣凌金石淸名厲霜雪其溢乎內而發乎文也穆然有君子之態而峭乎有不可犯之色殆可與孟堅儀曹相唯諾於千載之下則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先生旣備有之而是帖之所歌詠而嘆嗟之

者亦不外乎此三者是帖也實先生名德文章之所
載列若左契之昭昭可徵者也固將與天壤俱獘日
月偕壽雖有蛟龍鬼物豈敢恬於私取而不復返於
世使休名美蹟溺没而不顯耶無恠乎旣佚而復得
之也昔杜元凱紀功二碑一竪峴山一沉沔水曰焉
知㴱谷之不爲陵乎甚矣其不智也士之好名也特
患其所以名者不足壽於世耳苟足壽也古今之所
共惜也神人之所同護也尙何陵谷之足慮哉斯理
也吾於是帖覩之矣不佞之高王父松沙公與先生
善道義相劘出處相講其游至懽也今於是帖中松

沙公之詩一篇鄭重在列使後之人挹芝蘭之臭而緬峨洋之操者實有賴焉是帖之不亾非但趙氏之幸亦不佞之幸也直長公以不佞之同幸也命記其事于末不佞何敢辭遂感歎良久而書之

燕槎續詠䟦

我人周餘也涉燕塗而歌吟思周不惟性忠義者然也強而慕者莫不然也今洪侍郎君平之爲是役也以其先大夫蒼崖公之所鞅掌而在後之踵也凡紀行有述多取先集韻步而和之名其編曰燕槎續詠非所謂跬步不忘親者歟既孝矣忠義何外乎而本

蓼義兼匪風而爲之詩愾然若思愀然若歔皆出乎
性也奚強而慕者比也君平之詩都雅簡潔典則平
淡稱其爲豈弟君子而在道路若單襄公在謠俗猶
辛有氏在善敗慕吳季子原隰衍沃關防險易丘甲
參伍之制銅鞮侈靡之漸下至委巷冗瑣外夷瓌詭
靡不包羅詩而職方也於詩得比興於易明憂患於
春秋取凡例華夷內外忠邪得失直喩曲譬附以袞
鉞微顯志晦婉而成章詩而良史也則旣資之以忠
孝尚之以詞華博之以職方之學輔之以良史之義
則其於稱使事何有推是類也君平之繩先武而需

國用者將不勝其㩼指奚以聲律趾美而止哉余將執筆以俟姑書于此

舍翠洪侍郎君擇秀輔出塞錄跋

士非誦詩三百則不能專對四方專對之責自古以爲難而我國之事大國孟子所謂畏天者惴惴焉惟懼其事之不集又以匪風思周之誠常懷含憤忍痛之意則辭令接應之間亦自有處變之至難非若在古冠蓋之使秉一義守一節行之泰然者也今我洪侍郎君擇之爲燕使价也勅商譯申禁戒嚴乎有紀律秩然有威儀使彼人咸知我國猶秉周禮一日胡

皇盛設雜戲於圓明苑以誇耀諸國使此乃孔夫子所誅於夾谷者君固已不樂於與宴而胡皇又使君賦詩以進君辭不獲則率口以應其遣辭措意之際豈無所謂處之至難者乎一應則已更不以其詩錄諸行槖歸示國人而余因從行者所傳誦得以耳之大抵婉而不至於卑諂直而不至於宣露深得詩人之風旨能使胡皇稱善賞賜甚厚燕之公卿貴人持縑素求詩翰者踵相躡於門於是乎有華國之美而無辱命之恥此豈非事之至難而處之無難者乎非所謂誦詩三百者乎及其歸發其裝得紀行詩數百

篇讀而諷之其色華其味腴其音調淸遠悲惋如商
羽錯奏而卒之以變徵然後又知君於詩三百不惟
誦之而能鼓吹之也惜乎不出於　皇明盛時與弇
雪諸名勝往復取質馳聲譽於中朝而直以痒強漫
應之作見賞於鱣褏之庭緣途歌吟則不過爲忼慨
不平之音而已不得媲於正風正雅而其變者乎噫

燕遼雜詠跋

春秋五例有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聖人之權
行乎其中詩三百亦此義故曰小雅怨誹而不亂又
曰詩可以怨士知此義而後可以使於四方今侍郎

洪公漢師其庶幾乎公以冬至副价自燕還眎其記行詩一卷詩所以言志也過燕趙悲歌之墟感華夷消長之機其必有忼慨不平之懷而蘊蓄於憂深思遠之中不可得以嚮像也豈非有得於二經之微旨而孟子所謂畏天者歟公其直讀書之士而專對之才也且其詩不專一體陶韋之間澹杜陵之老健王岑之高華錢劉之姸妙無不吞嚥采擷下至宋之梅蘇明之王李亦時有所收以成一家語則又粹如也有若大樂之成不惟金石桐竹之鏗鏘清警而必以土木之朴匏革之儉錯陳而間作也信乎才全而能

鉅而又非所學之源之深且厚固未易襲取之也余最愛遺野詩天低落日沉平地野濶浮雲化遠山一聯以爲求之盛唐大家集中亦未易多得此難與不知者道也公以爲如何

孝經重刊跋

孝爲百行之源則孝經亦羣言之首也孔子言之曾子述之備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修齊治平之道皆本於是天下後世寔宜家藏而戶誦東方之人只以訓蒙幼長則忽之且刊本絕罕新學後生多不見孝經面目甚可慨也佔畢齋先生嘗刊之

於善山府其後又刋於興海郡而今皆亡矣慶州權
龜煥宗洛二斯文購得舊本將繡梓於追遠祠中以
廣其傳以惠後學甚盛意也重刋事實不可無識請
獻慶亭之辭爲亭而爲之跋尊聖書不敢弁也筆用
趙松雪字體先輩所尙亦不敢異也

敬亭李先生遺集跋

詩與文孰難曰皆難孰尤難曰詩尤難文次之曷鼻
哉曰文或可以習得之詩非天才未可學而能也大
抵二儀剖判清虛之氣昭明之精上而爲三光又上
而爲天下而爲花草姣麗之物又下而爲江海人生

兩間獨無得是精氣者乎天必以是厚餉於文章之士而詩人得其粹者也是以上世之教民化俗非無典謨誥訓之作而至於感天神和人心則必以風雅頌非神機自鳴天光自照夫孰能與於斯敬亭李先生近古文章之士而尤長於詩李杜以下唐宋諸名家非不學習也其自得之妙常出於所學習之外回顧所學習者若敎而不足數也發之以胷中之天機不專一家之繩尺故其詩沉鬱似少陵豪宕似靑蓮姸妙似唐人理趣似宋儒抑揚頓挫疾徐流止無不如意誠藝苑之高步詩壘之偏覇向所謂得是精氣

者非歟詞賦序記等作各臻其妙膾炙一世皆古詩之推也世所稱詩爲百文之宗不其信歟至若馳驟湖堂震耀上國皆是涕唾之捎塵粃之鑄而人莫不汗流僵仆鼓掌稱誦况其上乘也哉或曰先生之學本源經術且當昏朝扶倫綱誅奸凶 仁祖改玉後有萬里專對之勞丁卯虜難張旅軒先生以義兵大將推薦惡可以詩人覩先生乎不佞曰噫詩人何可少也詩三百篇率多賢人君子所作杜少陵之愛君憂國李青蓮之力救汾陽亦豈庸下人所能哉胡不觀於先生朝天時洋中遇吞舟巨魚嘯詠自如者乎

其意以天地爲暫寓以死生爲循環傲睨千古謔浪萬物雖高鯨巨鰌縱橫於我側曾不動吾之一髮況視爾贍造翧輩爲何物而嶺海鈇鉞爲何地耶先生所得之精氣無往而不崢嶸也豈直以詩鳴而止哉微斯集無以知先生之大也謹爲之跋

辨

五國城辨

往年余遊北澥塞上會寧府實在我邉府南數十里有山城曰甫乙下鎭古老人相傳以爲此五國城宋帝覊留處也府東十里和豐峙又有宋帝陵云而已

從鏡城通判所得西北地圖而考之其圖則遼瀋間有所謂會寧者又有所謂五國城者未知二說孰是然考之宋史女眞始祖阿骨打起於北邉不船而渡黑龍江又曰帝至會寧今按黑龍江在我邉數百里外會寧之號又相符如此以此推之我國會寧實阿骨打初起之巢窟也覊留宋帝必於其所巢窟又必當致之極北寒苦地以困辱之不應於遼瀋間使得近中國通音問也且宋高宗時遣使諭高麗王令撥問二皇安否亦不以五國城近高麗境耶其後甫乙下武人金勤者爲余言甫乙下田野間常得宋帝古

銅錢甚多仍出二錢於囊中示之余觀錢上刻文一則元豊二則天聖皆宋年號也此非一大明驗者乎余過和豊峙見所謂宋帝陵者墳形極高大不類士庶之葬左右有羣塚數十百所纍纍環列土人以爲宋之從臣及妾媵死者從葬其傍云余友蔡伯規以兵馬許事北行遇余於豆滿河上曰吾昨過宋帝陵眞王者葬也子亦信之乎余乃以向所證明者數條道之伯規驚拊手曰今聞子言益信萬無一二疑也余今南歸數年忽憶北塞山川念此事不辨遺後人之惑遂著之爲說

朱子晚年定論辨

明儒劉洪謨序朱子大全曰茲刻篇末每多紀年最不可忽陳東莞著學蔀通辨辨王陽明晚年定論顚倒早晚殊不足信全在于此蓋朱子四十以前如存齋記答何叔京二書專說求心是猶馳心玄妙未悟天理時語也四十以後註太極圖說輯近思錄漸悔前非年近六十註論孟註學庸益加精進此時議論加意磨勵於正誼明道中猶防計功謀利之私而刮之剔之淘之澄之務底於平不敢

以已私少戾天理故年踰七十病將革矣猶
改大學誠意章絕無私護意由此推之設是
年未沒不知著作若何和平若何矣
陽明王氏專主禪學獨奈何不合於曾傳則格物訓
作格正此心之在事物上者致知訓作致吾心之良
知獨奈何不合於朱子則朱子與門人往復往往救
學者信口耳遺本源之失如答何叔京書有所謂乃
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等語故拈出類聚
指謂朱子晩年定論以實己見曾傳朱書皆爲王氏
之滅裂矯誣妄尊師崇道者之力辨而不可緩也然

皇明劉洪謨之論欲反其早晩之說又以存齋記答何叔京二書謂朱子四十前未悟天理時所見而四十以後漸悔前非加意於正誼明道噫從王氏之說則朱子知命耳順之年棄所學而從禪學也從劉氏之說則朱子四十不惑之年猶不免迷誤於禪學至四十後始從窮理之學也均之二說俱不免矯誣大賢鳧鶴之短長皆可悲也格致誠正聖門相傳之旨訣而朱子之自少而老而從事無一日或偏有所取捨則夫安有初晩之別乎大抵學問之道知之在先故朱子之勸勉知友常主乎讀書窮理而存養省察

之功未嘗闕也或病學者徒循口耳泛博不切則朱子又必以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其本源之下功而講究思辨之工未嘗廢也博約明誠交致其工知行表裏各有攸指正如程子所謂如扶醉人東倒則西扶西倒則東扶也顧何嘗專主而偏廢也如所謂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云者蓋痛其末學之弊以此激之耳豈眞以讀書窮理爲誑人之歸耶不然答何叔京書又何以曰大學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今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太草草耶劉氏之言曰朱子四十以前馳心玄妙未悟

天理又以疾革猶改誠意章爲晩年覺悟之證此與
兒童之見何異聖人之道有大者有小者有費處有
隱處小者與費處聖人容有所未知若於大者與隱
處有所不知則不可謂聖人章句筆削之有所未盡
而追改正如問禮問官之類固未爲朱子之過而若
謂四十以前未悟天理則何以爲朱子朱子雖自云
始嘗求之禪學而此乃少時事不至如劉氏之說也
劉氏此說必本於孔夫子五十知天命一句劉氏果
謂夫子未五十之前眞不知天命而五十始知之耶
余嘗觀陽明傳習錄竊其淫詖而今得劉氏之論以

枉伐枉同歸邪說故余不得不略卞云爾

王魯齋人心道心圖辨

愚按善形容人心道心者莫如眞西山之言其曰人心之發如鋸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燃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此兩句甚精確無容改議王魯齋謂原字自外推入知其本有故曰微生字感物而動知其本無故曰危謂道心本有則可也謂人心本無則不可旣有耳目口鼻自有耳目口鼻之欲何待感物而後始有之耶人心之發較麤大而道心之發較纖眇以纖眇對麤大

則微之旨可見矣循道心而行則極平坦而循人心而行則易蹉躓以蹉躓對平坦則危之旨可見矣非可以有無論也又曰正字私字皆見于外者盖性命是天下公正底理形氣是一己偏私底物爲正爲私亦何待見于外而知之耶王氏所見旣差排圖亦謬故猥以微見排列于左或曰精一一也子之圖先精而後一何也曰知行之序固當然也

人心道心圖

心—原於性命之正—微—惟精—惟一—執中
　—生於形氣之私—危

日食辨

先儒謂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然人事得於下則或當食不食人事不得於下則當食必食惟西洋國利瑪竇之說以爲食有常度雖堯舜在上不能使當食不食所謂當食不食云者蓋推步者誤不知其本不當食耳其書余未之見而今世之士誦其說如此靡然信嚮之而先儒之論廢余甚痛焉日月之食以常度言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日食僅三十六若曰捨此三十六交而餘無當食之會則何其間濶也漢高帝三年十月晦日食十一月

晦又食文帝三年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逐月有之若謂是當食之常度則又何其頻複也由此論之利瑪竇之說其通乎否乎春秋日食或爲夷狄侵中國臣子犯君父小人凌君子陰盛陽微之致也故孔子書之惟謹以垂世戒小雅亦曰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其歸咎於人事若是其明且切今也不信經訓而信邪說使世主忽於天戒而怠於自修其亦不仁甚矣然先儒之說雖與利瑪竇之說有間其曰有常度則一也其說猶爲未備其曰當食不食者人勝天地其

曰當食必食者天之常也又豈無不當食而食無責于天而專責於人者哉當食而或食或不食者如一歲兩交當兩食之類是固常度也其責不專乎人不當食而食者如漢高帝三年文帝三年逐月有之之類是又常度之外也其責專乎人天或常或不常人或專或不專而日食之說備矣

傳

孝烈傳

古語曰相門出相宰相苟賢矣必有賢材可相者游其門下非必其子弟之謂而苟在其子弟不外索可

也然賢未必皆位位苟不繼雖有賢子弟世其家者
何從而信之必忠孝哉又有慷慨大節臨白刃不易
其守明於國家大計能先事而慮興敗靡不警焉蔑
不繼矣奚有於位而不謂相門有子哉若此類於古
尚多至於近世如分沙李相國之胤子尚揆其庶幾
乎
其傳曰尚揆字伯相我 太宗大王八世孫大父晬
光官至吏曹判書父聖求領議政皆賢有文章以勳
德著顯爲名臣尚揆年十九値丙子虜難從母夫人
權氏及姊弟妻孥避兵于江都海中至津流澌蔽海

不得渡衆皆憂之尚揆喜曰與其遇賊於塗死在草
莽寧蹈海死死不已明白乎何憂時虜猝至 上幸
南漢山城相國以大司馬實從之 王子妃嬪出居
于江都大臣奉 廟社主都人士女咸至以虜不能
水恃海爲固師臣握重兵任守禦者日樂飲不爲備
曰虜寧飛渡耶江都自高麗時號爲金湯凡有寇難
必以爲歸未嘗陷敗故人情大安尚揆獨憂之知其
將陷與外兄權師傅蹟趾兄弟書訣曰當今時勢言
之氣短 君親受圍於山城 宗祀危亡於小嶼以
有盡無繼之糧草支無日自退之凶醜乎以同舟異

域之人心當三江惻死之慣水者乎國家存亡迫在
朝夕山城不幸而江國隨亡則不旋踵與國家同死
生臣子之至願也此身生死固不足論昆弟百口將
盡于一地所可恃者蒼天之無親祖父之盛德我
王之明哲耳豈非危亡之世自寬之辭也信可哀也
云嗚呼臣事君子事親死與之同死亡與之偕亡固
天理民彝之所不教而知者而平居而講之臨亂而
失之亦何故也當其時一島之中讀書之士世祿之
冑堵立也憂愛　君親瞻係　宗社以一死自矢無
毫髮濡忍志如尚揆者幾人憂之也深故慮之也周

知之也明故誓之也決推是書之意也雖與日星並
揭可也由此言之倘所謂忠孝者非耶倘所謂有慷
慨大節臨白刃不易其守者非耶隱憂長慮旣出於
將相諸公之所不及而其後江都之陷也我人之在
三江上慣於水者實爲其驅使其言卒驗料敵審機
雖老於兵者不能過也又非所謂明於國家大計能
先事而慮興敗靡不讐者耶使尚揆幸而不死爲國
家他日用其有不繩父祖烈而益張之耶若此而稱
曰相門有子其有不然者乎嗟乎惜哉江都旣陷尚
揆與其家人將出城以避之與賊遻母權氏度不免

先引力自裁昏仆未殊尚揆衛母不去爲賊所得欲
脫巾剃髮而降之尚揆刀拒之大罵不屈貫弓執矢
以嚮賊賊怒裂去其笠亂射之中十三矢而死權氏
竟亦自縊死二姊李一相韓五相妻妻具氏皆罵賊
斲死相國之妾鄭氏自剄幾死幸不死弟同揆年十
四堂揆年十二台揆纔六歲皆爲所擄頎揆十歲抱
母屍號泣賊憤其母抗節曳出其屍剝衣而火其屋
故屍得不燒頎揆乞其裹衣賊矜而與之自著於東
而歸後與堂揆會開視而哭之血滿其衣聞者悲之
聞于 上上惻然下敎曰右相家事不忍聞也權氏

與其二女一婦俱得旌閭惟尚撲不旌以相國謙而
抑之也噫以李氏一門男女大小捐身鋒鏑以烈其
義又何多也於法俱宜得書如有國史氏採之其詳
如此云

竹林節士傳

外史氏曰殷之亡伯夷叔齊天下之大老也其義當
死故死之殷之小臣亦有從死者乎曰否晉奚齊卓
子之亂荀息受遺托者也其義當死故死之晉之小
臣亦有從死者乎曰否余以是知竹林權公山海以
小臣殉節於 端宗卓乎其尤難亦可見吾東方風

敎之美軼殷晉而過之吁何盛哉
其傳曰權公山海字德甫安東人始祖幸爲高麗太
師曾祖希正監察　贈左議政謚文靖祖韶觀察使
皇考寬經歷公以永樂元年生幼從從祖文景公彰
受伯夷傳三復太息曰微斯人何以扶萬古綱常及
長不治家人生產亦不爲舉子業日以經學敎授生
徒居家以孝友聞天性恂恂以和未嘗嶄絶露圭角
至爭辨義利截然有不可犯者正統庚申以才行薦
授錄事轉主簿皆辭不就以公夫人戚聯椒掖故嫌
而避之也景泰甲戌超授宗簿寺副正公乃就職曰

以未報於　先王者報之於　冲君吾志也及乙亥
端宗遜位公悲慨不自勝枕席上常有涕泣處尋
除察訪以疾辭明年丙子舊臣成三問朴彭年等六
人謀復　端宗事覺誅死公素與成公友善實預其
謀自度不免投閣而死公之夫人悉取家藏書籍火
之以故得免孥戮之禍子孫猶廢錮百年噫成朴諸
公受集賢殿遺托義固當死公一蔭官耳禮所謂朝
不坐燕不與者也亦能殺身以殉君雖謂東方風敎
軼殷晉而過之寧非然乎其三復伯夷傳也已有伯
夷之心卒成伯夷之節此豈一時感慨倉卒捐生者

所可比耶公生於龍宮之大竹里以竹林自號豈亦
慕孤竹之風歟成朴諸公位高顯刑禍亦慘明白死
故有名後世至今赫然也公官卑又自決死死而名
不顯旣百年子孫之禁錮始解家孫經與從子應星
俱升上庠公之事蹟始有所記載十二代孫宗洛今
上己酉籲寃於輦路有司以聞　上嘉公之節特
命追復官爵又聞慶州之雲谷太師廟以公配食公
之名節始爲國人所知凜凜與成朴諸公幷稱於世
噫史所稱徒以身膏草野誰知之者陋哉降虜衛律
之言也其卒無知乎哉其卒有知如是夫然若權公

之心知義當死而已人之知不知又何恤焉世有如此之人而能言之士不爲之一言則亦何以勸天下後世爲人臣者乎余於伯夷傳末重有所感歎雖非青雲之士不忍使忠義之蹟湮滅而無稱遂爲權竹林傳

鄭烈士傳

粤我國當萬曆壬辰被島寇大搶剪焉幾覆賴中朝援師國中忠義將士戮力克復　宗社再安當是時水戰則忠武公李舜臣閒山之戰爲最陸戰則都元帥權慄幸州之戰爲最然白沙李相國所記有曰權

元帥嘗語余曰戰功當以熊峙爲第一幸州次之我以幸州顯熊峙之將死而名不顯我甚愧我甚愧云

外史氏曰士之立功名顯當時垂後世者固有幸不幸唐天寶之亂以李郭爲首勳而使巡遠不死於睢陽得都大帥揔重兵其成就功烈豈遽出李郭下哉權元帥既制中權戎卒衆多又據絶險與敗散倦疲之寇角力而勝之豈如熊峙之將提單師當方盛潮進之賊雖矢盡力屈而死其所摧敗功亦足異哉權元帥之推讓豈不宜哉熊峙之將鄭湛實權元帥所節制一郡守也以元帥之尊讓功於其下其亦賢將

也能得人死力者也豈亦湛之忠烈足令感歎而稱服也歟

其傳曰鄭湛字彦潔嶺南野城人也世爲三韓著姓自十代祖松爲高麗侍中世有顯者高祖自咸爲成均司成曾祖伸叅奉祖士僑成均進士父昌國効力副尉湛其季子也倜儻負奇氣不肯爲書生業年十八學射二十四補黑衣隊戍耽羅還遇風舟幾覆家人聞報以爲死舉哀服喪服雅知湛者或曰湛非溺水死者果得不死後爲嶺南東道洪致武褊將平陽君金舜臯有鑑識一見奇之曰君異日必爲名將顧

君自愛湛喜其言益自奮勵博習軍書謂功業可立
致嶺北帥李濟臣愛其智勇請致幕下有事必咨金
禹瑞申砬繼李爲帥無不愛重屬尼胡犯界陷慶源
又圍鏡城賊勢張甚砬使湛擊之戰必先登斬獲甚
多萬曆癸未登武科復爲砬牙將後從金睟巡撫北
邊入爲部將超拜會寧判官有嗛之者唉言官聾之
相臣鄭彦信白其誣還授部將盛稱湛有夷險不貳
之操　上命選才堪將帥者籌司薦六人湛爲之冠
隨使臣朝京師兵部主事求見我國善射者湛往設
小牌百步外矢五發皆中主事大驚嗟賞厚酬金貨

辭不受爲慶源判官以淸簡寬平得吏民心及歸民
呼泣遮道不忍別由都摠都事陞經歷壬辰亂以金
堤乃湖南咽喉命爲知郡事湛曰寇深矣不可緩卽
馳赴未十日巡察使李洸與防禦使郭嶸以八千兵
勤王西上檄湛爲防禦中軍行至龍仁遇賊洸嶸恇
㥘先遁湛無奈何獨全軍還金堤堤是全州障蔽一
失無全州全州失湖南一路皆淪湛乃與助防將李
葑樹柵熊峙爲死守計別將李福男亦列柵梨峴欲
相犄角福男潛謂湛曰今　主上西巡賊據京邑事
無可爲者況人心渙散未有固志一朝賊至計將奈

何湛知其意責曰此正臣子盡節之秋若勢窮力竭
當以死繼之君何言之謬也仍嗚咽流涕福男面發
赤默然一軍見湛至誠皆感奮泣下願爲之死李葕
亦歎曰軍之勝敗係將帥賢否今公忠義懇惻如此
賊不足敗雖駑願與同死生自是軍事一聽於湛湛
與將士分柵而守自當其最衝要處語左右曰此吾
死所決不可退一步爲僥倖免計擺列纔定賊大至
蜂蟻雜襲勢不可當湛持弓矢在陣前立不動將士
從之射矢如雨下賊不能陣散而復合者五最後賊
悉其後軍番休者並力悉攻前者斃後者繼不復爲

退計湛勵氣督戰戰益力箭不虛發中或疊雙賊屍
山積不可勝計軍士有欲斬馘以獻者湛輒怒曰我
知盡死以報國耳豈上首級徼功者哉俄有金盔銀
甲乘白馬賈勇而前者湛曰此必其將也身自射之
應弦而倒賊氣沮將遁會日暮諜知我矢盡四軍還
致死勢急李福男遽棄軍走湛呼曰汝何負國至此
哉汝雖去吾爺與我福男不顧而去湛矢盡無奈何
奮挺擊殺賊數人遂死李葑及褊裨姜運朴亨吉等
亦皆同日死湛雖敗死賊之精銳盡殲於此賊勢大
挫不敢窺全州境撤屯賓遁湖南一路因此得全時

我國七路皆陷於賊天兵及我軍日呼庚癸公私赤
立莫相救助獨賴湖南財賦以資飛輓以基中興正
如天寶之有淮南也熊峙遮截之力豈遜於睢陽沮
遏之功哉以此而論可不以熊峙之戰爲第一而使
湛不死得任興復之責功烈又可旣乎嗚呼惜哉湛
在郡每當食流涕曰君父播越不免風餐露宿吾爲
人臣主辱不能死忍飽此乎雖食不下咽多至廢食
又於衣裾盔甲皆書姓名曰吾遇賊必死以此識吾
屍也及死郡人果以衣甲尋認之收瘞路傍倭賊亦
聚戰死者屍作大塚立木標書之曰弔朝鮮國忠肝

義膽云金堤一郡人士爲文哭祭之甚哀時 車駕
駐龍灣郡人或航海千里達于行在上疏請立廟熊
峙以旌節義西厓柳文忠公以首相亦以湛事盛言
請褒錄以勸忠義 上特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
同知義禁府事且命錄用其子孫 肅廟朝筵臣又
以爲言命旌其閭湛天性恢曠寬厚居家以睦婣友
愛稱不營產業妻子常不免飢寒有子承緒爲典獄
參奉側室子承立武科承緒亂中能返柩葬于寧海
子孫因爲寧海人至今寧海平海皆爲湛立鄉社以
祀之云

李義士傳

貫子曰烈士殉名士固有殉名而死者矣若徒身膏草野而不爲人所知則或不死曰吾將以有爲也此不受命者也命在於天而義之所在亦命也義可死則死耳名於何有又何知異日之有爲否耶然非性忠義者雖一時感慨能死於名而不能死於不可名無所爲而死者其眞烈士歟

外史氏曰余讀鷄林義士李彭壽戰亡事蹟其人當島夷之亂雖武科出身未爵命實白徒若也非朝廷所授甲之士雖竄山谷求活人誰非之者特以師臣

指揮爲賊路伏兵將實無一卒分與者彭壽自領家僮五人鄉人應募者二十五人遮截賊路烏合寡弱之卒不當賊之精且衆白梃木弩之器不當賊之犀且利鴻毛燎炭必無幸矣其身固父母妻子之所依仰而臨亂登武科發迹亦將有爲也豈欲見一賊遂死乎垂餌虎口死不見義猶挺身赴鬪至死不旋踵此豈非無所爲而死者歟非受命者歟又非所謂性忠義者歟若是而稱曰眞烈士其有曰不然者哉

其傳曰彭壽字眉叟其先清安人也八代祖陽吉仕高麗以濟州判官戰死事在東史陽吉之子從周仕

我　朝知蔚州事有恵政在民曾祖縣令地始自湖
西徙慶州慶州古鷄林國都也祖世發父琚俱隱居
不出彭壽生十歲父死晝夜號哭不離殯側盡禮如
成人人咸異之及壬辰兵亂慨然投筆越三年甲午
登科明年乙未嶺左節度使朴晉徽召爲蔚山伏兵
將以膽略聞故也時倭寇自敗於箕都捲而南列柵
屯據於釜山蔚山間者如蜂房蟻垤又連湖南南原
賊往來爲聲勢首尾沿海數百里民血肉塗地藉藉
西生浦軍營浦實當賊路之衝諸將臣及天朝將士
來援者坐甲環視莫敢進獨彭壽聞命即與其妻孫

氏訣曰吾得死所矣死國難吾志也遂招募鄉人及家僮馳往赴之游兵出没爲奇變以禦賊於西生軍營之間斬獲甚多戰輒殊死故賊畏之且不測不敢出者數月一日賊大衆至搏戰急兵劒矢盡猶奮劒而前所殺過當竟死於賊時年三十七賊去家人求屍不得以遺衣葬家僮五人皆死惟鄉人得脫者數人賊既平朝家採訪力戰殉節之士或贈職褒嘉或錄用子孫草莽寒賤如彭壽比州郡多不上聞卒無賞由是觀之彭壽之死忠義出乎其性非苟殉其名者豈不益章章明哉彭壽自在兒時能孝於其親則

忠義其推也古之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不其信歟推此義也使彭壽將常山兵則亦杲卿而已守睢陽城則亦巡遠而已又使之提一偏師以少擊衆則其摧敗功亦豈遽出韓延年下哉而惜乎不遇大用垂功名於竹帛卒爲國家辦一死而止也扵晉得壯士如彭壽不以兵馬資之方其急也又無人應援陷之死而死焉可勝痛哉或曰彭壽非晉之部曲晉非能制死命者也不受節制可也見可而戰知難而避亦可也何苦必死爲也爲此言者非知彭壽者也彭壽知有國非知晉也知國難之可赴死而已非

爲晉之命可死也赴難之初固以一死自誓何有於
知難而避哉難而避之奚難而不避其後三百餘年
六世孫進士述賢上言籲於　朝朝命道臣査聞述
賢言果是乃命旌閭以褒之鄉里之人莫不哀而榮
之述賢以遠方布衣號呼天門以彰其祖之義其亦
賢孝也夫

愼義士傳

愼義士濵翊字南擧嶺南居昌人也八代祖以東官
貳相曾大父善明官濟用直長大父慶祺父時中皆
隱德不仕義士內行純實剛直有氣槩　英宗四年

三月逆賊希亮熊輔等叛據安陰傳檄居昌縣監申
正模負其母入山谷中賊乘無人直入居昌收其兵
器獲座首李述原不屈死之賊將去欲以居昌屬一
人守之素聞義士名亦憚之使武士數十輩縛致
之義士故以計詒之賊信之不疑賊既去聞丁再興
以觀察使檄權差假守義士夜遣人見再興請署己
爲座首許之義士卽令人齎牒以賊形及機密事走
報觀察節度鎭將三營又使別監李萬運請兵星州
使別監李慶宗守熊陽倉備軍餉以待善山兵遍告
鄉中士民激以 忠義當是時賊勢張甚民皆鳥鼠竄

伏莫敢奮發討賊及義士檄書出士氣始振來附者
衆事未集謀泄賊聞之大驚復入居昌義上之子碩
昌泣請義士避出避兵義士厲聲曰吾得死所矣寧
可草間求活耶賊至欲斬義士軍卒咸憤大詬賊恐
生變使其徒圍數匝亂擣擊之血爛熳被地義士猶
罵不絶口及至氣絶賊料死曳出之陣外家人舁還
于家居數日義士所請星州兵果至與義士所召募
壯士並力討賊擒執熊亮諸魁馘之義士創痛幾殊
聞卽大呼曰吾無恨矣遂絶遠近聞者皆曰賢哉愼
義士莫謀者相續於門邑宰競來賻弔繡衣使者道

伯齊請 上命贈司憲府掌令旌其閭後加 贈承政院左承旨大丘判官李世玧倡議建祠湖嶺士論繼發卒立祠以祀之名曰景忠祠今 上十二年適當戊申周甲之歲 上追念舊功降香祝于本道令守臣祭之義士從孫道弘亦善士遊公卿間稱說義士事蹟甚備義士名益彰以此云

外史氏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遇亂世死於王事安人人所可勉而臨死助勦戱名辱身者滔滔此其故何哉當戊申之亂嶺南一道倡義則有故參議柳升鉉故正郎權萬諸公而和以從者千百其

數殉節則有愼義士及李義士述原又何其盛哉于
以見　列聖朝培養敎導之效諸老先生儒化亦與
焉一邦善俗寧可不知其所自歟於乎懿哉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論

奏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論

禮樂論

吉凶軍賓嘉是禮歟曰文也非禮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歟曰器也非樂也曰然則禮樂惡乎在曰文益繁而禮益晦器愈備而樂愈亡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蓋傷周季之人釋本而事末使知求之於玉帛鐘鼓之外而時人猶不悟至于今累千百載莫有能明言而痛辨之者噫禮樂其終不可復見於世乎子思子於中庸篇首

先說禮後及樂特後之人不察耳其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說禮也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說樂也夫禮者在天曰理明而爲日月幽而爲鬼神融而爲山岳流而爲江河舒而爲春夏慘而爲秋冬濡物而爲雨露肅殺而爲霜雪無非禮也在人曰道父子之有慈孝君臣之有忠敬長幼之有悌友夫婦之有摯別朋友之有信義喪致其哀祭致其敬無非禮也苟使父子而無慈孝之實而徒有異宮異粮定省温凊之文則可以爲父子乎君臣而無忠敬之實而徒有俯首

曲跽朝謁拜稽之文則可以爲君臣乎長幼而不悌友則肩隨徐行不足以爲長幼矣夫婦而不摯別則親迎合巹不足以爲夫婦矣朋友而無信義則贄見束脩不足以爲朋友矣臨喪不哀則袒括含賵不足爲禮奉祭不敬則籩俎祼薦不足爲禮此非禮之實在於文之外乎夫樂者在天則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無非樂也在人則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無非樂也苟使喜不當喜怒不當怒哀不當哀樂不當樂則雖有鐘鼓笙鏞之奏磬管琴瑟之陳必不能致神人之和

感鳥獸之舞矣此非樂之實在於器之外乎是故遵
性道而合彛倫之則則禮於是在致中和而感天地
之氣則樂於是在烏庸規規於名物度數之間竊竊
於器律音節之末哉曰然則文也器也皆不足講而
修歟曰聖人之制爲儀文造成器律皆順其自然而
已何則過闕則首不待詔而俯入廟則足不待教而
趨父召則口自唯敬長則腰自磬皆順其性而已如
使聖人鑿其私智強而令之則血肉之軀能不勞苦
而不安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此八物至無知也哀
心感則其聲噍而殺樂心感則其聲嘽而緩喜心感

則其聲發而散怒心感則其聲粗而厲皆順其氣而
已如使聖人亦鑿其私智强而合之則冥頑之物其
能爲吾用乎禮者由內而順於外故四肢百體不言
而自喩樂者由外而應於內故五聲八音不召而相
感世無曾參焉苟有之定省溫凊之節吾知其自制
之也世無大舜焉苟有之金石匏土之物吾知其自
應之也何待勞心智費巧力而爲之禮樂也哉由此
論之禮樂敎化刑政本非二事也宜之以敎化齊之
以刑政使斯民咸囿於大道之中以致心和而氣和
氣和而形和形和而聲和聲和而天地之和應之則

周公之禮有虞之樂庶乎復見於世也

春秋論

春秋之難解者三一曰未達聖人之權也二曰未詳時事之實也三曰未知孔氏之成法也何謂未達聖人之權也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何易有正而不中者有非正而中者非正之中權而合經之類也非聖人不足以知之是以孔子見南子欲赴佛肸公山之召則子路不悅不爲衛君則子貢入問而後知此未可與權之效也春秋之義有經有權不達乎權則不

知其義所以難也何爲未詳時事之實也聖人四十不惑無物不通而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文獻不足則夏殷之禮不足以徵之以此觀之文無考據事實不明則聖人亦不敢强辨之矣且如葬欲速朽之爲桓司馬喪欲速貧之爲南宫敬叔則曾子待子游而知之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則陳臻以時事知之春秋二百二十四年之間事變有萬記籍不備則後人之不可强解鑿說者不勝其多所以難也何謂不知孔氏之成法也孔子得行道於天下則必將損益三代以成一王之制而道不得行故寓諸春秋

之書以待後世王者作而取法焉如答顔淵爲邦之
問可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何嘗純用周制哉子思所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者正謂此也七十子之徒惟
顔淵可以得聞則此豈後賢之所可推測者哉所以
難也四傳之中惟左氏魯人也事實之詳尚或庶幾
而殺身之考叔許之以純孝兵諫之鬻拳獎之以愛
君則聖人之達權成法固無足以與議而公穀以下
並與事實之詳而不及乎左氏傳會穿鑿卒難信嚮
註解或誤義理有差則其流之禍可勝言哉是以程

朱大賢遷就鄭重不敢輕爲之說況其下者哉曰然則春秋終不可解乎曰所可知者尊華攘夷貴王賤霸大經大法而已施之於身私慾不得肆措之於天下人紀有以立是豈小補云爾何可鑿其私智牽强立說以取自誤誤人之罪哉

名節論

賞罰之道不行而有禍福之說禍福之說不信而有名節之稱何者上古之世民以慶賞誅罰取必於其上曰彼爲善當賞而賞立至彼爲惡當刑而刑立讐故爲惡者懼而爲善者勸及至後世賞不必加於有

德刑不必誅於有罪則民於是大惑曰賞罰之不可
必如是夫爲惡者始多而爲善者日怠矣聖人爲此
之懼又爲天道禍福之說曰彼濡然而爲雨湫然而
爲霜者天之施仁與威也殷殷轟轟擊撞震碎者雷
霆之討有罪也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民始信之雷霆之過莫不正色而斂容屋漏之下
常若帝臨而鬼視旣而雨露滋于堇荼霜雪隕於芝
蘭雷或震乎畜木而伯夷餓死盜蹠壽終則民又大
駭曰天道之不可信如是夫爲惡者益肆而爲善者
益怠矣聖人所以御世勸俗之術於是焉窮爾乃噂

於人曰慶賞不足慕也刑戮不足畏也禍不足避也福不足趨也義之所在百世榮之龍逄葅醢比干剄心箕子爲奴萇弘胣申屠狄負石投河至今稱之以爲賢智聖人季氏富於周公景公繫馬千駟後世無稱焉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旣又著之爲春秋以威禍賞福之權寓之於枯管敗竹之間而其後諸子百氏競相尊信傳而述之各有所著書論說益盛所褒者揚之於青雲所貶者抑之於深淵夸耀而張皇之棓擊而恥辱之使天下之人決性命捐富貴奔走聽令於一世之公議而嬴粮疾趍於後代

之虛名此聖人之微權鼓舞天下萬世而不自覺者也是以漢高祖初定天下招禮四皓光武即位尊寵嚴光彼二主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何所求於枯槁沈没之賤男子哉隱然以賞罰勸懲之所不能及者托之於眇然匹夫之身而天下好名之士固已延頸於下風企足而傾慕此弘恭曹節之所不能端而王莽董卓之所不能威也二主之雄智達識夫豈後世庸主之所可冀及者哉降此以還世無二主之興勸振作而閭巷布衣之士徒抱聖人之遺書欲以此猶抑衆人約束一塗噫死生禍福實利害也禮義名節

虛號令也恃其怵惕於號令之虛而望其脫灑於利害之實則吾又見其難也爲民上者苟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權而知所以激勵而扶植之其亦斯民之幸也

理勢論

理與勢異乎曰異曰奚異曰水之勝火理也一杯水不能救一車薪之火勢也曰然則勢勝理乎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故理勢無常勝然理不外乎勢勢不外乎理合天人而觀理勢則其實一也二之則不可是以陽進陰退君子役小人中國服夷狄此理

之勝而勢亦附焉陰盛陽伏小人侮君子夷狄猾夏此勢之勝而理亦存焉此之謂大公何謂大公天何思慮哉天何好惡哉秉一理而御六氣茫洋乎八極之上奚爲而然奚爲而不然從其然而然從其不然而不然日月之照而南地明多北地明少從其方而然也雨露之濡而下田澤多高田澤少從其形而然也此勢之所不能平而理之所不能違也由此論之扶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尊中國而攘夷狄皆人之事也天豈若是隘哉拂其適值之勢而强其一定之理也君子達理而順勢故太王事獯鬻孔子事季

氏此之謂樂天不明乎理勢之說者不足以知天

夷狄論上

仁大者能及遠而窮於其所不及智多者能御衆而窮於其所不御力强者能制暴而窮於其所不制仁之所不能及智之所不能御力之所不能制中國之於夷狄是已仁如舜禹則能服之而已不敢望悅吾之敎化而同吾之禮樂也智如漢文則能和之而已不敢保其久親睦而長無釁也力如唐太宗則能伐之而已不敢期其空巢穴而盡勦滅也此歷代帝王之所同患而古人所謂禦戎無上策者正以此耳況

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也古之夷狄暴興而暴亡今之夷狄暴興而能久不亡何者夷狄之民與中國異形中國之人相招以仁義相結以恩信漸之也遲久合之也辛苦雖有大德之人挾有位之權攬人卒之衆必世而後王夷狄則不然其地苦寒不生五穀衣食無所資恃戎馬之足逐水草而居聚散無常而其性貪利而喜殺以勇力相尚以虜掠爲生業故一有桀驁之人出於其間智譎長於寇掠勇力敢於衝陷貪足以竊隣之財悍足以忍人之殺則其部落小醜推以爲君長一呼之頃百萬雲集譬如盜賊嘯聚千

里相應此其所以興之暴也方其興之暴也漢高彷徨而失色陳平却顧而棄籌況其餘者乎然盜賊之愛其渠帥特服其智勇而樂其分利也智竆勇竭而無所得利則散非有教化可以固結也非有禮法可以牽制也非有城郭室廬可戀而久居也非有田農市肆可恃而爲生也是以秦漢以前凶奴雖甚强大於一時既其弊也亦可使暴敗而暴亾此其所以易制也晉宋以降拓拔金元其興也既暴而及其據有中國也并與其中國之教化禮法城郭室廬田農市肆而盜之故上下維持鞏固其基業與中國無異此

其所以能久不亡也是以古之善禦夷狄者避其方興而不與之爭卑辭厚幣以驕之及其將亡也以猛將堅甲乘之如虞人之搏虎咆哮裂決則去之困罷倦睡則斃之中國常勝而夷狄多敗今也夷狄之方興也意慾不止於金繒珠玉而常在於中國之土地人民既得之也又不爲朝夕苟且之計而必思其長久保守之策此夷狄所以迭主於中夏而莫之敢攖者也曰然則禦之終無其術乎曰備盜者必固其垣墻毀垣墻而媚盜盜入其室而後欲去之得乎防虎者必峻其柴援決柴援而引虎虎處其宫而後欲逐

之得乎古之御戎也必截其防限禁其出入長城以
備之猛將以守之入寇則逐近塞則警詩云薄伐獫
狁至于太原秦漢之世以和以戰使其深入亦不得
過雲中九原故其時匈奴之禍止於侵擾邊郡殺掠
吏民而已此猶固其垣墻而盜不敢踰峻其柴援而
虎不敢入也及夫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內
郡晉時郭欽上疏請徙而不聽遂以此劉淵石勒卒
亂天下唐明皇時資回紇之兵以平祿山其後回紇
吐蕃相繼叛亂幾陷京師石晉時欲伐後唐父事契
丹始割燕雲十六州而與之劉知遠諫而不從及至

趙宋之興亦莫能統合遂與虜分據中國與爲兄弟
又約女真共滅契丹而汴京亦亾在　皇明時靖難
兵起兀良哈諸酋從行有功故成祖以大寧地畀之
寖以强盛世爲邉患其後吳三桂欲攻李自成引入
金兵遂亾中國此非夷狄之能冦中國皆中國之自
招而自冦也何异於毁垣墻而媚盜決柴援而引虎
者哉由此論之自古中國之爲虜所據者其事雖殊
其轍則同今之夷狄非强於古之夷狄也今之中國
之禦之也不如古之中國之禦之也苟使後之爲中
國者明於內外之别謹其出入之防視彼虜如盜賊

猛獸之不可近雖其殘戝可侮而狎强力可資而用必逐而遠之攻而絕之項刻不去則如針刺之在背糞穢之在側使彼虜不敢窺吾之邉圉踰吾之區域則虜雖强大不過如中國之一大郡彼豈能越其峻防而輕盜中國也哉

夷狄論下

夷狄舜禹之所不能教也其終不可化乎曰然曰如此性乎曰勢也非性也其勢不可教而其性不可棄也何者至治之極草木禽獸皆可使格化故草有蓂而鳥有鳳蓂之靈靈於草木而已鳳之智智於禽獸

而已比之於人則其爲靈智也曾夷狄之不若夷狄
亦人耳豈彼物之能格而夷狄之不化也哉余嘗試
之矣余往年奉使萊海儐接倭奴彼以秫䳒鳥語之
民而見吾之冠冕衣裳未嘗不欣然而喜時有所咈
於其心突然如蝮蛇之必噬而吾以禮義諭之則未
嘗不退然而沮其性固與人同耳後一年又往遊于
關北之鍾城其地古女眞之墟也其民素號鴂䝟鶡
悍而我國家漸磨數百年擇吏而敎之設科而勸之
故士知讀書學禮出而事官長入而事父兄莫不有
矩法而小民亦知尊卑之別親愛之倫駸駸乎中國

之俗其始之羯獷鶻悍豈其本性然哉匈奴之民幼則射鳥鼠壯則習弓馬以畜牧爲生業以擄掠爲長技耳未嘗聞五倫之教目未嘗覩君子之容如此而不近於禽獸者雖中國之民幾希矣苟有以教之其不及於中國之民者亦幾希矣吾以此知夷狄之爲夷狄非其天性然也曰夷狄可教以爲中國則聖人何以棄其民而不教之也曰其故可知已衣食者教化之源也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雖以堯舜之聖莅齊魯之民亦無所施其教而民亦不率於教矣是以聖王之治必始乎分田制産以至於老者衣帛食

內黎民不飢不寒然後庠序之政孝悌之化方有所
施焉未有不富而能教者也彼匈奴之地五穀不生
其民非鳥獸之皮肉無以爲衣食故終身於鳥獸之
間而與之羣而老焉使之一朝棄其弓馬射獵之業
而從吾揖讓拜趨之禮則是將絕其衣食之源而驅
之死亡之地其肯從吾令而悅吾化乎令之而不從
化之而不悅不若順其俗而使遂其生任其情而使
安其業故聖人不教之而欲生之而已不教之者智
也欲生之者仁也余故曰勢也雖然詩書者聖人之
大威而禮樂者聖人之微權也暴而入者仁而出詐

而入者愿而出剽悍者至於鈍遲勇力者至於荏弱移人之性質而折人之習氣者莫要於此使虜篤一悅吾之俗而慕吾之化則其民可馴而其兵可弱也中國之人智不及此蕃漢之互市也銅鐵百物可取而爲兵者莫不許賣獨於書籍有禁唐于休烈宋蘇軾皆以書籍與虜爲非宜爭之甚力不知書籍之可以弱虜而禁絕其慕華之路助成其桀驁之俗吾未知其可也虜之狡黠如中行說者惟恐其民之慕中國也得漢繒絮馳騁荊棘以示不如氊裘之堅完也得漢食物皆棄之以示不如湩酪之肥美也今虜之

求書其智下於中行說而欲其國之弱也中國之人又禁絕之欲其虜之强也此二者俱不可以言智况夷狄古之聖人所一視之者也子曰博施濟衆堯舜病之彼之不率教化堯舜之所甚病也使彼而求教堯舜又豈忍鄙夷而棄絕之邪此王者公天下之道而或者之論異於是何也余故曰夷狄之民其勢不可教而彼自求教則其性不可棄也

范增論

易曰履霜堅氷至夫子釋之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其范增之謂乎項

羽之弑義帝殺冠軍皆增之謀也宋蘇氏以爲增必力爭而不聽又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何其識之陋而論之謬也當懷王之遣將入關也諸老將皆憚項羽之猾賊而樂沛公之寬大增非羽之臣而必從於羽者固欲戴羽爲主而樂爲之謀臣也及羽殺卿子冠軍也增爲末將而其時諸將之言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增固亦同聲和之以順其無君之惡而余則以爲增非徒順之實敎之也何以知其然也以勸殺沛公棄約王蜀二事知之也何則義帝之立實項氏之力而增爲謀主彼謂楚國之政可使

由己而出而及遣將入秦則不遣羽而遣沛公發兵救趙則以宋義爲上將軍而羽與增皆處其下是以怨懷王深而甘心於此兩人至安陽而殺宋義至鴻門而勸殺沛公沛公乃懷王所遣之將而與宋義無異曾謂增能忍於沛公而獨不忍於宋義乎自古篡弑之惡未有不始於慢君蔑命者也懷王之約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及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則增又曰巴蜀亦關中地也背懷王之約而遷沛公於巴蜀曾謂羽之惡增皆教之而獨能力爭於弑帝乎增固戰國之策士也以七十垂死之年閒諸將之會辟

計事心欣然往從之見項梁及羽才氣過人謂可以倚附而成功特患閭巷少年不爲楚人所歸赴故增乃勸立楚後以收人心其心盖視義帝如陳涉之藉名於扶蘇項燕而已豈眞誠心嚮楚如張良之於韓也懷王特一亡國之孱裔牧羊之小竪也無材略勇武可與有爲以增之智慮固已知之矣姑欲假借號名以資一時之功業而及其兵衆勢成之後忽然若漁者之忘筌不復以懷王爲意倒行逆施無所顧忌棄約而廢有功之賞陽尊而逼遷其都末乃勸羽歸楚以成其簒弑之謀此其罪豈在於郭嘉錢鳳之下

哉昔齊桓晉文假仁義者也以周王之命征伐諸侯故楚雖强大懼而請盟曹操挾漢帝則諸葛武侯以爲不可與爭及曹丕弑帝昭烈始興兵伐之桓玄挾晉主則劉裕等不敢議討及玄簒位始興何無忌起兵誅之此逆順之大勢古今之明鑑也使羽挾義帝而令天下則雖以漢高之雄暴必不敢東嚮而與羽戰明矣羽乃一朝弑之以召天下之兵羽之亡增實使然藕氏又以爲增不去項羽不亡此與愚夫之見何異或曰羽之歸楚增未嘗勸也子謂勸羽歸楚何也曰關中之地金城湯池沃野千里古之所謂天府

之國也王此者必將繼秦而興羽與增皆知之矣是以嫉妬沛公惜不肯與之是宜勸羽自都以基王業而見秦之亡大夫三人盡舉而與之望望然南歸此其所大欲可知已增之意以爲秦旣亡矣天下惟楚義帝而已義帝死則羽可以肆然於天下之上故汲汲歸楚揕其項而殺之此與劉裕之急於簒位忽於西略其意一也不若是豈以關中之地沛公之所快快而羽與增輕棄之耶司馬遷知識旣淺不能明正其罪而後之人信其書每論忠而見疑者舉增爲首悲增之死而痛羽之信讒故余特辨而著之以爲亂

臣之懼焉

留侯論

世豈有神仙哉神仙者大抵皆畏避世禍欲以身自脫於塵網者托而爲之說耳然其道可知已人能無求利之心而使天下之人皆信之是乃神仙也亡金者不疑伯夷之盜阮籍醉卧少婦之側而其夫不忌苟其不疑而不忌天下之患害皆無從而至焉此皆神仙之徒也其次不能無求利之心而能不示人以求利之色吾若示人以求利之色則天下求利之人皆將與吾爭身且不得保尚安所得利哉故善利已

者雖在市朝闤闠之中持其色若嬰兒之無慾而視
衆人之所羣趍而競攫者漠然若冥鴻之過太虛使
天下之人信吾之所爲而不疑其爭利然後舉天下
之利而恣吾之所欲取此又假託神仙而陰收其利
者之事也是乃老氏之遺法而世之英雄智術之士
往往慕而效之昔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
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
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
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子貢說越王
句踐曰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

危也句踐用其計乃使大夫種使吳稱東海役臣請
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身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
吳王信之伐齊臨晉句踐乘其弊而襲之遂以滅吳
皆是術也史稱張子房晚年辟穀導引願從赤松子
遊噫子房豈特晚年慕仙哉實平生慕之者也子房
又豈能慕眞仙哉特好假仙耳設有眞仙子房必不
學之矣觀子房之爲人欲爲韓報仇弟死不葬以秦
皇帝之威而欲碎之於一擊之間此其志氣豈安於
枯槁淡泊絕粒茹芝之者之爲邪世謂子房受書於圯
上老人始能摧剛爲柔此皆不知子房者也子房有

如許之志氣而不能屈己而下人則豈足爲英雄豪傑哉當秦漢之時始皇及高帝項王皆猜暴鷙悍之主也如雷霆之不可測龍虎之不可狎所觸者碎所遇者噬於此之時天下之人皆重足脅息恐懼而不可當一有豪傑材智之士出於其間未有不粉骨而糜身者此子房所以欲假託神仙而超脫於危辱者也何以言之當秦皇之大索十日高帝之猜心御下也非子房之智誰有能自脫遇老人則甘爲其僕使事高帝則常稱多病不能別將辭齊三萬戶而願封陳畱默然若怯夫之無勇泊乎若處士之寡欲則此

固疑之所不及而忌之所不生始皇安得以誅之高帝安得以危之其爲高帝謀則燒絶棧道若將終老於蜀還定三秦也又曰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亦無東意是以項王始則弛𢙣顧之憂而棄關歸楚終又信漢而東伐齊滎不若是高帝以寡弱之勢必死於項王之鋒其何以取天下乎此子房之仙術能上全其主坐取天下下全其身安享功名而世人不測以爲子房晩年方學神仙此皆執愚夫之見而昧英雄之心者也且所謂圯上老人不過豪傑隱遁者流子房欲神異其書托以鬼物死又並葬黄石以實其迹此

吾所謂假託神仙也夫

田橫論

余常悲田橫之死而死不見義於世徒以狷忿殺身者比論而竝稱則橫之目將不瞑於泉下此尤可悲也夫橫有嬀之後而大國之餘烈也田氏之王齊殆累百年旣滅於王建而復興於橫兄弟習聞其父祖皆常與秦楚之君迭帝而競霸則其視秦皇帝爲等夷而劉項以下無與也一朝敗亡臣妾於劉氏之庭寧不如與社稷偕亡之爲安也此橫之所以爲義而欲得正以斃者也當橫之國亡而入海也豈不知一

隅孤島不足以抗漢之威而存齊之祀哉其心盖以
爲伯夷之西山魯連之東海而又不爲漢帝所赦則
亦有死而已豈忍以累百年之宗社與人而不耻又
偸生畏死甘心於北面而事之哉余觀於歷代興廢
之際得其處義之正者凡有四人焉殷之箕子微子
齊之田横漢之北地王諶是已此四人者或死或不
死考其所以爲義則一也何者殷暴而亡周仁而興
吾何所怨惡於人武王又能寬假之以賓禮待之則
吾何爲必死死而無義不如存商之祀而生故箕子
微子以不死爲義者也若漢之於齊德未有大相過

者而以詐力取之既已夷其廟墟其社而又欲誘之以侯王脅之以兵衆則横之義於是乎可死而不可生司馬氏又漢之賊也蜀漢既滅義不忍屈身而事讐者北地王諶也此皆隨其所處斷之以義不失其死生之正者也以此論之横之死可以無愧於彼三人者後人不察其義至比於匹夫之慷慨悲夫余於馬遷之史又有所涙恨者横之徒五百人聞横死皆自剄下從此其義可不没於世也五百人之姓名行事雖不可盡傳二客從横至洛而死其爲人姓名必有能傳之者而遷史没而不著項羽之敗於固陵也

麾下有二十八騎以死相隨亦必皆楚之忠臣義士也乃無一二載名於史者將何以勸人臣之爲義也余嘉橫之死而慼義士之名湮沒而不傳於是乎幷論之

封建論

量時度勢而變通之者聖人之權也泥古拘學而膠守之者曲士之惑也世凡言秦之郡縣不如三代之封建漢之大封不如三代之小封者皆曲士之惑而未達乎聖人之權也嘗試論之上世風俗淳厖不專尚武力戰未嘗多用兵故魯之衰始作丘甲戰未嘗

多殺人故婦人之逆髽自狐駘始及至戰國之末大戰用卒數十萬小戰不減五六萬誅屠斬伐伏尸千里此時世之變也是以信陵君問于趙奢曰古者用師少而後世用師多何也奢對曰古者城不過百雉今則大城綿亘數十里非三四十萬不足以圍之奢誠知言也中夏如此外夷亦然故古則出師三千足以伐獫狁魯雖小國足以征徐戎至于後世冒頓之衆控弦百萬文帝時虜以十四萬騎入蕭關唐之吐蕃宋之契丹皆有百萬之衆自非悉天下之力罄海內之兵不足以禦之于此時而天子而只有千里之

畿諸侯而只有百里之封則適足爲匈奴之餌而已烏足以戢其狠奔豕突之勢哉天子之地千里出車萬乘則凡爲七十二萬人而廝徒徼巡出其中則鬪士僅十之七八諸侯之地百里出車千乘則凡爲七萬二千人而廝徒徼巡出其中則鬪士亦十之七八以此寡弱之衆自示單虛以招外侮則愚未知其何說也賈誼憂諸侯之强大勸之以分王諸侯子弟以弱其勢而及其說不行則又說之以大封親子弟以間廁之文帝用其計大封梁淮陽其後七國之反果以梁之力卒破吳楚誼之計可謂智矣然誼只知大

封親子弟可以敵一國而不知小封諸侯不足以抗
凶奴則誼亦不可以言智矣噫風俗不若於古昔政
教不及於先王若遇亂政飢歲則一嘯之頃赤眉黃
巢之衆已數十百萬矣非但夷狄之可憂盜賊之內
訌又如此尚可以小國百里之力勦滅而擒制之耶
是以制封建則必如漢高之大封然後可以禦外侮
爲郡縣則必如晉唐之方鎭然後可以服一方大封
與方鎭足以亂天下等耳而方鎭猶不若諸侯之世
守有善可褒之有罪可黜之其權在上差可小安則
後世郡縣之制其亦不得已也歟兵農之不得爲一

其意亦猶是盖亦類推而審究之也

河道論

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澥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

甚浚然河乃大禹之所通也聖人作事爲萬
世功近於神明恐難改更
李子曰噫延年之計固大且奇矣然爲世主則必不
可勸而爲萬世則必可勸勸之而仁者必不忍爲智
者必不敢爲惟大不仁大不智者能爲之而及其成
之也當得大仁大智之名於天下後世孰爲之惟秦
始皇爲之孰成之惟秦始皇成之惜乎延年之不得
遇秦皇而誦斯言以聞之也夫天之生萬物也各與
之宅而爲之界使不相侵犯獸居於山魚游於水魍
魎穴於林人民祈於野各有攸所而其勢不得踰越

天防在焉中華之於蠻夷亦然其言語不同也其衣服不同也性情異而氣類殊故以其龍蛇鱗介之民而處之南鄙則其名爲蠻以其很豕羶臊之民而處之北荒則其名爲狄以其仁義禮智之民而處之中土則其名爲華是莫不有其宅而亦莫不有其界江淮蠡澤所以限南蠻也北狄之界天其有意於黃河也河發源於星海西過崑崙之下而東入于海蓋將經絶地維截北狄之界峻中華之防而特人不善用河耳唐堯之世鯀湮鴻水敗績而死今其跡不可尋然意者鯀導河北行轉致之東海爲萬世華夷之防

如延年術也禹既嗣興悼父之無功哀民之久墊也順水之性東流入海所以因地之形取功之速而終不能忘情於用河也何者地勢西北高而東南卑向使禹因勢取便專務速成則雖決之南流注之吳越之澤齊魯之海固無所不可而必鑿龍門包砥柱行之趙魏燕之間致之碣石之下者蓋亦稍近北方以追鯀之遺意耳然則禹之於河亦欲小用之而至於後世河道漸徙而東下禹之所以小用者亦失矣華夷接壤無有藩籬之阻戎馬之跡日交於野於是秦始皇築長城以禦之雖以此百姓怨叛天下遂亡萬

世之利不可少也然秦徒知長城之可以備胡而不知黃河之可以禦戎苟有一延年說之則必不以長城易黃河也昔曹丕東伐吳臨赤壁而嘆曰天所以限南北也雖有武夫千羣無所施之黃河之險豈特赤壁而已導河匈奴之中包長城絕大漠注之遼碣之海則是爲萬里天塹孰敢犯者且河決之患歷代有之朝防而夕告潰沿河之民奔走而不得寧者數千餘里所没溺蔵不知幾千萬人曷若以此患移之於北虜而中國之民晏如也或曰中國之無河患誠善矣先王恃德而不恃險雖有河虜[illegible]不能渡耶曰

不然子不觀夫東南之方乎吳楚百粵春秋所黜以蠻夷待之者也楚以大國數侵晉室魯宣公時楚伐宋晉人欲救之乃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遂不救楚之强大如此而師曠曰南風不競楚必無功故終楚之世卒不能主盟中國吳王夫差越王句踐兵無敵於天下終以亡滅自此以降項羽之勇武孫權之謀謨晉宋齊梁陳之世輔佐則有王導謝安征伐則有桓溫劉裕其他才智雄俊之士不可勝數卒不能跨據中原統合天下者豈智力有所不及哉誠以江淮蠡澤爲之限故氣數力量局於

此而已今使匈奴爲黃河所限其原野不相接也其道路不相通也畜牧之氣羶腥之氛不達於中國矣鏑之鳴笳馬之吟不聞於中國歐脫穹廬別成區域與中國之風土謠俗邈然不同則其氣數力量亦局於此而已虜雖有跖拔之强金元之盛必不能虎呑神州建號稱帝如當日之爲也貉非不能渡汶渡汶則死橘匪不能渡淮渡淮則成枳虜非不能渡河渡河而不能國也始皇北築長城萬里又鑿山通道三千餘里以彼功費移之於河河道亦可以通矣然築城與穿河其足以亾天下等耳足以亾天下於一時

而亦足以利天下於萬世故曰爲世主則必不可勸而爲萬世則必可勸也堯非不欲也而愛天下之民則不爲之禹非不欲也而畏天下之民則不爲之故曰仁者必不忍爲智者必不敢爲也然毒天下而後可以安天下亡天下而後可以利天下故曰惟大不仁大不智者能爲之而及其成之也當得大仁大智之名於天下後世也

奏

擬上金城方略奏

右臣充國謹奏爲臣臨發遣時有詔問以征羌事宜

臣以兵難隃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既蒙詔旨準許而其後因辛武賢建議出兵降詔責讓令臣便道並進又愍臣疾病令臣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進兵行討者臣老病駑惕臨戰逗撓罪當萬死然臣既受任遠來略知利害不敢不罄竭愚慮仰塞聖旨故謹條上便宜方略以備財擇事伏以兵凶器也戰危道也王者之師貴於萬全不求倖勝故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此言用兵之不可不審也孫武子有言曰將援鼓揮枹臨難決戰鼓之而

當則成功立名皷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故存亡安危在於袍端此言進戰之不可不重也臣竊計先零本一小醜衆不過五萬人其勢固不敢叛漢與中國抗而征和五年其酋豪封煎等始與北匈奴通又與罕幵之羌解仇結約特援猖獗而義渠安國之行邊也縱兵殺略橫挑其怒遂致怨叛此皆邊吏之失計生釁貽憂胥盱而逢蠆之螫本無足按劒而怒也然衛侯輕狄而亡莫敖小羅而敗今若恃漢兵之若雷風而輕涉河湟與豺豕相角逐有如羌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羌

豪楊玉之頭懸之北闕盡得先零種人爲漢奴婢不
足以刷百年之耻況一隅失利四夷乘釁兵連於原
野民怨於鄗屋勝廣之形起於卒戍羌胡之變伏於
輦轂則雖有良平之智顧何以善其後哉此老臣所
以深慮却顧撫枕長歎竊有感於孫武袍端之說而
以高宗三年之功望於陛下者也今羌人失其美地
薦草逃竄於漠北寒苦之地經歷歲月涉冒風霜人
畜飢凍種落怨散則漢無遺矢亡鏃之費坐得全勝
可以時月期而今之議者難於持久利在速戰者誠
以飛輓之難繼而漢馬之不能冬也羌人之內懷觀

望不肯卒服者亦以芟蕘之無得而漢兵之不久留也今若罷騎兵而省轉輸之勞留步卒而興屯田之利汰其不急之費示以相持之形內而解議者之憂外而絕羌人之望則誠爲萬全之計寧有一朝之虞臣嘗謂中丞耿壽昌糴湟中穀三百萬斛者蓋已慮此而今既不能然矣經事者後時之恨固無可言而爲今善後之計者宜莫過於屯田一槩何者古之良將取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𦮼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民不遠輸國不內虛今之屯田即古所謂食敵之類也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穀十九萬九

千六百三十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若不
取足於屯田而專仰中國之轉輸以三十鍾而致一
鍾以二十石而致一石則不至數月大漢之力已詘
矣臣竊料屯田之利得十二便出兵之害失十二便
今臣之墓木已拱矣安敢以違命爲懼順旨爲忠不
盡肝血惓惓之私而爲僥久自營之圖哉惟陛下憐
其愚而垂省採納焉臣又聞議者以爲欲破先零當
先伐罕开此亢臣所未曉也當先零之將叛也罕开
豪己來告其叛形臣又宣上德意告諭罕开使各自
安彼其酋長咸知天子討有罪而釋無辜矣從而伐

之既失柔遠之信復絶嚮義之路將與先零合而謀
我同舟之勢成拒轍之計堅矣非策之善也古人曰
小國之合大國之憂惟明主財幸臣謹具奏以聞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